



東坡續集卷第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大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為諸王記室
 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 英宗皇帝龍潛藩
 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表
 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為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為慶雲結為甘露駢而不晞結而不散
 以熹冒其子孫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羹頌 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
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菘若薺皆揉
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盤
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盤覆之不
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
法既不可透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
遇油輒下又爲盤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
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
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甕熟赤豆與粳米
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

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
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
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
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
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猪肉頌

淨洗鑪少着水柴頭是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貧者不
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
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眾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
西家作馬

荅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漢
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不知黃檗如何荅老僧代云有病宜湏着藥攻寒時
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
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處釜中有何不
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
大奇大奇一盞羹勸破天下禪和子

荅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作處我今何為
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

不應復作出入作想通而深淺亦無遠近見物矣空
空未嘗滅物去亦現亦未嘗生應言王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切切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病東禪
采明年去拽西林磨

費

李端叔傳神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胃腹之掀然以為可得
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

畫於龍眠矣嗚呼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
為不雨之雲以抱其金乎抑將遊戲此世而特出於
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差此小童
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
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
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

既城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因平涼卒罷兵仆三將
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銖延賞爲蒞醢不足償覽遺
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卧碧玉壺足踏東流水日送西飛鳧擁髻顧影
者真子干之侍妾在田畝直躬者非列仙之臞儒

夢作司馬相如畫贊并序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以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
長卿久欲來公作畫贊予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
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既成子雲戲予曰三賦

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
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
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雷一

東莞資福寺再生栢贊

生石首肯焚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栢枯
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栢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
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栢
熾然常說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
擁略無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魏然三代王者之
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見山集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搏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
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
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耶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為橋街詭轡沐猴宜馬
真虛言爾

文與可枯水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
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故月圖贊

癡蟄齧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墓死月明
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題王霸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鬚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瑯色眼有角明星未出
萬家關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
等正覺

畫佛贊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一如雷震時蟄者皆動並證無上永不退轉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主搃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取其一戲蓋將拊掌談

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伎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何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也心念不少

暇倏忽千百初無難措首般若多心經請看何處非
般若

蘇軾之妻王氏名閨之字季章年四十六
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
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適適為畫西方
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
于金陵清涼寺乃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
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光天
日表見開隨言也汝佛不擇人天與惡為三言

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為大方寸千
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境

六觀堂贊

我觀眾生念念為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
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為形神我觀眾生終日疑怖
主偶不然無星礙故佛言如幻亦離愛惡飢飧畫餅
無有是處我觀眾生起滅不停以是為故乃有死生
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眾生
顛倒已久以光為無以影為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
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眾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

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
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
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
孰為此贊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并引即師子弄風贊

陸探微畫師子在閩州甘露寺李德公鎮浙西所
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子為甘露寺詩有云
破板陸生畫青觀戲盤山上有二天人揮筆如翔
寫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

月十五日

上奉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

高其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
顧右盼喜見尾舉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畫蘇几
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下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額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未從之
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米糠洒掃庭戶恣慵廓然
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獨腹贊

黃沙枯嶺饑本
是桃李面而今下必看當時恨不見

業風相鼓轉巧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

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墮在膝具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頰有皺
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察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難幻
笑則非嗔施此無愛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聞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言言為默默如雷霆

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顛音推輔骨也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

口誦經四十餘齒特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執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
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

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一作其二一則有餘因以

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閻羅弗多尊者

两眼方用两手自寐用者注經寐者寄勝二法相忘

亦不相捐是四心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憍迦尊者

一切之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以指黙計強者已往

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出頭沒有倪目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

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面門月消作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

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輓物輓一駭如火自藝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

捧手為誰虔恭大尊一作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闌不行不立
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得原
得箭一作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默如曼如岳鮮不僻淫是裏驗宅
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去法滅去法之中

自一作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雜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
毛竅八萬四千一作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
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荇秀水暖龜魚出戲獨一作慈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
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
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
誰殺何緣自吸自受坡巒秀作六偈達龐而首肯之為書此真贊

雷嚴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
天當其三而界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大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

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
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
以陟降天門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邪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岡與冥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
南福其庭注然天醪涌其冷汰選妙士守齋荷脩然
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
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

郡蘇某見而贊之。

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下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為吾纏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溫彼蕭蕭者將為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予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問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垂露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鈿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鷓鴣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

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
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傳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普照王贊即信如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

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
見者豈彼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
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
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銘

孔毅甫鳳味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
黯黩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
有泉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
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鷗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
剗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
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
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後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
室

裙靴銘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

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鑿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
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
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
一夫敬墨以為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
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溷空
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

一作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

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

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畫水之變獨

一作

兩孫當世

一作

傳者歸九原異哉

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
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古今畫水惟作平遠細皴獨
有孫知微畫活亦盡其變態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
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
無荅洞然神光照毫髮

德威堂銘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荷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
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
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
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下
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
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
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
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求昌

劉霄來聘執事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
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
其年曰何壯也執事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
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
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
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
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
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
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
雖猛而人不服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

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而人望之如在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
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
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
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
兩聯四方其訓之

文勛篆銘

世人學字緣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
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葬枯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十是是豈無主仁人君
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犒鷓後有君子
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早錫泉銘并叙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天大眾遠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泉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入乎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
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栲柳庵銘

東坡居士請手僭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栲柳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况以遊孰非吾居百柱真巖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顧以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
蝮蛇魍魎出恣入娛習共一堂與雜處董奴東坡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大託虛故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臾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
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也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

吾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
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蓋無壞者振
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并敘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春
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
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
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
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
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如冽參寥子

擷新茶鎖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
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
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備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點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故神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之庵
惟以照寐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鯀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水圻雷解
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難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攔橫檻百賈所棲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闡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祝此滔滔未見剛者翁為此橋頭公十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心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洞知我依銘詩
子係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除微愛華彼我君子廣心勿無不可心不可
中積瑣瑣得之厥威愈欲生火沃以遠水去泉無波
天下為是萬物一家前聖後聖志我并華

十一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四音如洞泉響深林一聖元祐歲丁

卯器以春之正以益老

香山外八集

河渭之水多石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音以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鐘

薄則播厚則石信則多奔則壽長角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具八謂鐘之實

玉振

其清越以長求一三五七九萬物之秋若磬也實如星

其清越以長求一三五七九萬物之秋若磬也實如星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播葉窈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鼎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和生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能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爭先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以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

玄隴頭松風六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終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如示於激上

漁歌

撥棹大湏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闕然於一蓑之航與鷓鴣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核

九州歌

釣漁得九州之璫避紂得九州之王涇沉平射鮒之谷秀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主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相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噴成器而金聲山川界之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耳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想予為散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并叙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素裹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其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為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

甚喜以付追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
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潜吟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湧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末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欽江之鰲鼉岌飛簷與鐵柱挿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具闕與味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鯨與煙燼逝將去而返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

意之不陳遠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
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啓

求婚啓

結縵早歲已無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
嫁娶敢憑良約往歎為闕執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
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片山之餘伏
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姑子稟粹德
門教成家廟中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
情復見今日仰緣風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澁塗治境即諧披奉預切忻愉

謝韓舍人啓

某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
執法以繩天下之踰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
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
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
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
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
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

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
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
於相滑嚮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
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
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
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
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勸以
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願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
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
被其鈞陶作一字功豈一還其私願感荷激切

能自勝

潁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以守符條教闊跡
溪湖清遠但坐塵於廩祿願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
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
才簡上心名高省闈夔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
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未得為衰朽之光
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荅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
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
於相濟嚮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
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
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
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
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勸以
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願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
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
被其鈞陶作一字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

能自勝

穎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以守符條教闊跡
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願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
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
才簡上心名高省闕夔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
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未得為衰朽之光
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荅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鎮敢緣厚德尚許燕容
恭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
之灾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願惟朽鈍得奉教
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
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
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澆
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備下策之施幸圖
天聽之卑乃辱璽書之賜茲益伏遇某官左右元聖

一夫不獲爲已羞故衆人皆樂
緣過聽致此由之某敢不祗服訓詞益修克職
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消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指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侷儻超拔之材則遷
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
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
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
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
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

三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
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
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
某之不肖與在下風碩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
忌諱某亦情有執事之英鑒以為小節之何拘執事
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至殊奇實
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才非願當特之所悅也
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
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
慮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毫髮之效少答至仁感

悵不知所措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在
陽卧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春情府之優閑
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網
歎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
朝體河嶽之蕪容納消塵而不間衣食有奉已
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感激難
陳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驚蹇
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為大幸恭惟某官
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
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
幾為大澤尚呻吟之末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
以日為歲祝頌之素馮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
人惟求舊允存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克山甫之將
明氣備五刑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為
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剴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稀
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勲
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
某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上監司謝禮上啓

燕南趙北昔為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
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
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象霧而行
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隣勉加策厲之勤

少春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
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賀列郡知運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官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
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既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群情交泰正贊陽出滯
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一作高名華國非獨倚咨

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
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群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
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
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
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
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

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
誠意即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踈上記遽叨
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
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
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
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歎尚熾叅對未
期伏冀精願別即迅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頓奉恩綸榮更帥閩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
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自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特
有為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
不辭間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直重易關防
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紆北顧
之憂即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優三景之功
商夢懷人方俟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為喜可量伏惟
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

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榮疎傳
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
華采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千之夢
喜獲嘉言而弟子廢恭義之篇難忘求慕感佩之素
敷深莫周

謝未婚啓

敢議婚媾蓋特御問之末遂心門閱亦緣聲氣之同
寔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今了第二小娘子慶開

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驚質少文廢幾
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未結無窮之歡悚抃于
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爾役所以成歲功否終必頽反復然
後知天意凡在舍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
履信體仁秉德直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
當彙征元言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在官守
阻候門牆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言誓告以日卜臺觀之黃極史書
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
傑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
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挑在戶磔禳以饑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
嗣歲在時為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治斯民才高
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
必有棠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謂無階頌咏之深敷
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
之心蓋以多士為急城雉什鼓而以將帥為藩垣抵
璧捐金而以公卿為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慈
藷無見珠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
為已才已效於臨民襁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
霽雪自消茲為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
過辱緘封未敢為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述無世祿之嫌遠絕茅衡之弃

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為儒者竊祿之私某官學古
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為己行浮於名直諫多聞固可
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
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
妄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
分闊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為喜幸宜倍
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
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
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
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
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
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
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為喜幸
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
取才之道自昔為難惟君子之所為固衆人之莫識
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大孰知令尹之
無喜其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
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被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
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
徒有得賢之慶感怍之素寫述難周

荅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迹欣誦頌之藹然
緘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
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
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拚之相聞矜
式百為知伐柯之不遠其為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
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
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
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

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濶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
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
瞻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洒有道山之况魚肥鴈
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下輕傲守故來者未
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摠一路之轉輸則入六
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
淵源道升堂與精稜尽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
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
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僊星言而夙駕思承道
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賓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

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
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
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
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與凡在庇蔭舉增抃躍
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
爾雅長矣東京之吏愜愜無華雖已得正法祇歲於
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回將入踐卿相
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玉知隨所寓而休耕事某

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
感之幸筆舌難宣

荅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伏審新易節施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
振於七州某偶以庸虛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
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請瞻奉尤切詠
思

荅臨江軍知軍啓

泮水政成解膺桑梓之敬海邦豈藉是觀根株之護
多難百罹流年年半世恍如昨夢儘見故人伏惟某
中

君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讚作
歌詠風流近傳召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
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宣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
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永膺
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

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幸過承謙德先枉華緘感荷之深詞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祇率邦常來備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緘滕過形謙抑其為感忭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勩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遽辱移書之重益慙為具之疎即遂願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審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饋牽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忭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麗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寓漢史之榮
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載
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操以信民亦縝雅而
飾吏每做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儀或以良深敷述
奚既

杭州刊伏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哀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
即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當維慘舒六路之民表裏

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
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
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
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
美績議法造今又禪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
自間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
其為厚幸未易究陳 著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高節選業
列星之無解幸使周變涼外臺之風木

回荅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冊府國有得賢之盛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鼇宮金闕笑方士之
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
造深溫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女音字可學
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
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育之已厚愧
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
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

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
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
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
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
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為國
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
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
慶過蒙䟽示深服搗謙頌慙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意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
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
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尤當重碩懇辭之莫獲
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為憂敢辱見慶此蓋某官德惟
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貴以文詞之美捧讀
數四退增愧慙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
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
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菲不欣愉至於故舞

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
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品
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一
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始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蒸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踈迹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罔已遐迹

爭傳室家胥慶頌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
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
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
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馮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
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敢忘犯分願欲輸
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為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類豈曰自私伏念某
這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以幸於選藏
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未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
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履求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
補息剝黥彫朽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
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
理之可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
躍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
鈞屏下情無任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
亦學為政故知札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
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

近世折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指詩賦場屋後進挾聲律一作技以相誇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閣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願茲始弊常切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夫惟采官卜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為儒者之師一作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

持經術而不為迂濶世之係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才講求一作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汪子之便宜訪成君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疇一作疇昔所欲一作歎於今遂忘某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人之舉

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翻以並游沛然如做之舟航臨
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
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筭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顧
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言不能盡一作不
知所措

謝應中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父虛之等
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
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
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
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

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
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舉而要之於父長
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
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
賢良茂異之科無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
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
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
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
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
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

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
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
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
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後請謁公
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地
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某才不迫人少而
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類於世知特以飢寒
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
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
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請書疎略而無以應敵

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
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
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士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
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
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徃未
知所裁以堯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
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家多士以為進退致
與庸末亦
與甄收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願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
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徵福于前人永交

歡於二姓

吾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哀緒莫開慕組之功
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
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
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閉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
天資朴魯近憑遊宦之師傅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
有萬石之家法聊備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膠西甫達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
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
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
中朝予奪公於多士哀罷無術既常荷於兼容勉厲
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如聳聞風來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
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後與縉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適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
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豈轉湖陰益聽風
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磬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哀病分符瀾右更竊寵榮願惟頌純
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
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決厚德於齊民
千佛題名昔系遊後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
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
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
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
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群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

代大中公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林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不求其兼通豈復容易臻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唯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濶擢居大位實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夫賢之登庸助率士之歡詠



書
集
十
卷

三
十

